

妙笔生辉

上海中国画院举办画师写生展

本报讯 通讯员 肖永军 近日，“妙笔生辉——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写生展”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敦煌写生采风活动为主线，集中展示了画院画师近年来写生作品160余件。展览分“丝路寻踪”“千里之行”“山河立传”三个部分。以作品、画家写生感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了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写生风采。

展览的第一部分“丝路寻踪”正是展示了画师们此次敦煌写生采风的成果。从玉门关到嘉峪关，从戈壁沙漠到黄河石林，不辞跋山涉水的辛劳，不畏风吹日晒的炙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主题创作写生采风中。

第二部分“千里之行”则重点呈现了画师们近年来奔赴全国各地写生采风的成果。他们用情用力描绘大好河山，书写中国故事。或写巍巍太行之雄壮，或写江南园林之雅韵。此外，人物写生亦足称道，有现代都市的身影，有少数民族的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画家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而且也游访世界各地。拉丁美洲、非洲、欧洲的风土人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画家的笔下。

本次展览还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章节，基于上海中国画院组织画师外出写生考察的历年资料，通过对大量写生照片的重新梳理，以文献形式组成了“山河立传”部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今的近五十张写生照片可谓弥足珍贵，见证了画院的写生活动渊源与历史。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0日。



丁小方 敦煌写生系列之三



万蒂 山西李家山写生

编者按：作为读者，看到的大多数是艺术家写生后期生成的成果展或者是创作作品，并不太了解画家在写生采风过程中的状态和思考，这里我们借助上海中国画院“敦煌采风写生之行”，跟随艺术家们的脚步，通过他们发现的眼睛，来一趟写生之旅。

梦一般的敦煌采风写生之行

■肖永军



敦煌莫高窟考察掠影

十天，走过六座城市，全程一千六百多公里。河西走廊上的十日之迹，似诗意般梦幻，如商旅驼队般充实。

5月29日至6月7日，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们开启了他们的敦煌采风写生之行。自敦煌至兰州，他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途经酒泉、张掖、武威、永靖，一路东来，横穿整个河西走廊，在历史古迹与风土人情中不仅感受久违的汉唐气象，而且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所取得丰硕成果。总之，这是一次圆满而难忘的敦煌采风写生活动。

敦煌是艺术家的一个梦。浩瀚而神秘，绚丽且沧桑。只要“敦煌”这两个字一经提起，便令无数人魂牵梦绕，心向往之。

飞机落地前，我脑海中总会浮现无数次的遐想，敦煌到底什么样？是不是如张大千所临摹的壁画那般华贵？敦煌壁画与新疆、山西壁画存在怎样的联系？敦煌何以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人来此奉献一生……或许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对于即将见面的敦煌兴奋不已。

敦煌石窟主要由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三个窟群组成。我们首先参观的是西千佛洞，虽说烈日炎炎，但一口气参观了9个洞窟，有隋与初唐的，还有中唐、晚唐时期的。看到实物，画师们无比激动，无论雕塑还是壁画，都使得每个人对于敦煌的向往坚定不移。不过在参观石窟之前，画师们已与敦煌莫高窟美术研究所的创作同仁展开了热烈讨论，从壁画颜色的运用谈到画面制作，再到纸张材料。一个工作室接着一个工作室的观摩学习，从画师们的专注程度上，我分明看到了一种相见恨晚的交谈盛况。

在观摩莫高窟、榆林窟的两天里，无论楼层有多高、台阶有多长、甬道有多窄，画师们总是脚步不停歇。年纪最长的画师韩硕、张雷平老师更不畏辛劳，与年轻画师一起沿着崖壁上所开凿出的四层通道爬上爬下，一个接着一个洞窟地观摩。画师们都会在每个石窟里驻足良久，认真地聆听讲解，仔细地去看壁画的每一处细节。在莫高窟，我们观摩了十二个窟，其中275、257、220、103、96号石窟的印象最为深刻。诸如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九色鹿形象，最大交脚弥勒塑像，盛唐最富丽堂皇的经变故事，有吴道子人物画风格的维摩诘像等，我们都幸得一观真迹。值得一提的是，从275号石窟中可以看到早期敦煌石窟之风格，人物开相、头饰、着衣又与西域乃至印度佛教有关联，即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220、103号石窟让我们看到了隋唐时期人物画风之流变，220号石窟完全是盛唐时期阎立本的画风，线条细密精致，状若游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特点。103号石窟中的维摩诘像则是唐以后的吴道子画风，人物造型较之初唐更加饱满，线条粗放潇洒，律动感十足，俨然“吴带当风”模样。

在榆林窟，我们参观了第2、3、5、13、17、19、25号六个石窟。这些更多的是唐、五代、西夏、宋等时期。由唐

到宋，人物画技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壁画中兰叶描、铁线描、游丝描等人物线条笔力劲爽，飘动潇洒，其色彩历经千年而不退，石青石绿朱砂色崭新如初。石窟甬道前面随处可见张大千的编号字迹，而且经过对比发现，这里的张大千编号比莫高窟、西千佛洞更完善。众所周知，张大千40年代在敦煌不止是为石窟编号而来，更重要的是学习唐代人物画之法度。而榆林窟中的很多石窟造像都是张大千的学习临本。

出于保护文物的因素，石窟里是不允许拍照和逗留过长时间的，所以在参观完石窟后，画师们借着夕阳余晖在莫高窟外展卷写生，久久不忍离去。望着湛蓝的天空与金黄的崖壁，莫高窟显得那么的纯洁无暇，刹那间，我似乎找到了大家迷恋敦煌的答案。

河西走廊上，不仅有石窟壁画，而且有诗人们的豪迈悲壮。当我们驱车参观玉门关的路上，每去一地，中间就隔着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戈壁与荒漠，才明白什么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指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片孤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远映雪山，真实而凄美，古人诚不欺我！面对小、大方盘城遗迹，方才明白汉唐时代抵御外敌、开疆扩土的悲壮。再回想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时，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皆是汉代所定下来的。

西北之地极高，正如《林泉高致》上说：“其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千里之外，介丘有顶而迤逦拔萃于四达之野。”河西走廊上的雅丹地貌、七彩丹霞地貌、黄河石林地貌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画师们的目光。在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画师们不约而同地拿起毛笔勾画起来。韩硕老师在照写自然的过程中，尽显笔墨的活力和潇洒；张雷平老师随时随地带着速写本，十天下来速写已积累成册；丁筱芳老师携带精巧的册页，画一张，成一张，写生即成作品；庞飞老师作画与摄影二者兼得，咫尺之间，妙趣横生；孔繁轩总沉浸在笔墨中，每次都在别人的催促下收拾画具，每每匆忙之间便会出现神来之笔；擅长人物画的周全，把写生对象换成了眼前的风景，自由勾勒，别具一番趣味。

在张掖七彩丹霞，看到起起伏伏的山脉，张雷平老师十分欢喜，这对于她来说，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没来过此地，但是自己的作品早已有如此描绘。当我们站在观景台眺望这起起伏伏的七彩山时，张老师兴奋地翻找书包里的速写本。入住黄河石林酒店时已是黄昏，晚饭一过，韩硕、庞飞老师便提议，饭后走走黄河岸边，看看夜间的黄河石林。当晚的夜空并没有灿烂的星河，硕大的山体也似黑云压城般给人以压迫感，然而他们并不在意，路灯下的闲谈与漫步倒暗合了古人夜游之雅兴。

十天看似漫长，其实很短，一切匆匆。画师们不肯放过任何休息时间，车途中始终不舍得放下手机，记录着沿途美好的风景。（作者为上海中国画院创作部秘书）